



我们从否认时代在前进,但每次语文课本破旧立新,咋也跑得那么快?

2014年,鲁迅的散文诗《风筝》没了;上海小学一年级第一学期语文教材中的八首古诗,为了减少八页纸的课业“负担”,也没了。

课本丢下了大师,不知道孩子们幼小的心灵还能留下些啥?

语文出版社社长王旭明证实,该出版社修订二年级上学期第二课,将歌曲《天路》以诗歌形式录入教材;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暂时还收录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

有一线教师提出质疑,语文规范教材中出现“我要一步一步往上爬,等待阳光静静看着它的脸”,这句话中“它”的脸,是啥意思?

也有支持者认为,看不懂不要紧,不管是啥意思,只要歌词基调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就可以收录。

语文课本

风往哪吹 就往哪改

本报记者 张榕博

许多语文爱好者和家家长不愿意了。有人说,这是今年教育部提供多达18种中小学语文课本惹的祸,出版社们“见风使舵”,不管新的旧的,历史昏聩的还是时下流行的,一拍脑门觉得还行,就往教材里填。

教育部义务教育语文教科书总主编温儒敏对此辩解,社会上的关心可以理解,但以偏概全、印象化、情绪化,非理性争论不利于教材编写。

那真正理性的语文教材编写又在哪里呢?

用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的一句话总结,一部语文课本,面对中、高考时要改,面对行政命令时要改,教研人员为了在新版教材里做革新还要改,就是没人请一线的教师来改。

这可是教育我们孩子的语文课本啊,怎么看着像墙头上一根孤独的狗尾巴草,风往哪边吹,就往哪边倒。

终于,对于古诗词被删,习大大说话了。教师节那天,他很严肃地告诉北师大党委书记刘川生,应该把这些经典嵌在学生脑子里,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基因。很快,古诗词重新回到语文课本中,而且数量开始增加。

再苦不能苦孩子,再蒙不能蒙教育。许多家长和一线教师开始行动起来。

2014年最醒目的民间语文浪潮,便是连同国学热一起“火”起来的民国语文教材热。

江苏南京一位刘先生家中存有不少民国时期的语文课本,课本上印有“国民学生尺牍”。其中一本,是教授如何写家书、假条、信件的范本,目录里非常细致地归类,诸如家书类、商务类、请托类、贺寿类……可以说,中华语言的工具体使用,翻看这一本小册子就可了解个大概。

重庆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主任王志昆认为,民国教材的显著特点是内容浅显,具有很强的亲和力,教材涉及的学科多样,既培养国民的公民意识,还会在教材中教学生学习手工、家务等,“各种知识都有涉猎,教得很细。”

而吸引当代人眼球的,不只是民国教材的工具性,单是一本教材里收录的名人就值得一看。

民国时期,曾出现过像胡适、蔡元培、梁启超、朱自清、陶行知、周谷城等一批大师级语文教育家,而且其中很多人都参与过语文教材编写。

一位教育人士坦言,在全国上下轰轰烈烈进行课程改革之际,有必要重读那些尘封之书,现在越变越没标准,反而是看着老派风格让人放心。

一线教师也在变革。

全国十佳校长吕丽丽告诉记者,现在老师已经可以灵活处理课程设置,可以整合与拓展阅读,一篇文章可以延伸出作家的五六篇文章。

“课本里没有的,我们自己会拓展。”吕丽丽这样表达。

在各路媒体蜂拥采访的时候,肖鹰匿了,声称再也不接受媒体采访。此时的低调与之前那个公开骂冯小刚缺少文化素养,骂赵本山低俗,骂马年春晚最烂的清华大学教授,判若两人,其中缘由大概是11月的一场腥风血雨的“骂战”。

11月7日,肖鹰在其微博表示“失宠”的赵本山是“低俗小品王”,作为赵本山好友的崔永元看不下去了,在微博上反驳称赵本山是“百年一遇的人才”,肖鹰随机炮轰崔永元“智商低”,崔永元也不甘示弱,称肖鹰“脑残”。

你说我有病,我说你智障,自此一发不可收拾,甚至把对方曾加入的骂战像刨祖坟一样挖出来,你指责我问候别人母亲,我谴责你关心别人下半身,清华大学也跟着躺枪,被崔永元骂成“藏污纳垢”。

公众围观呐喊,看惯了骂战的人们,已经养成了拉架的惰性。就在半年前,上海作家陈村和出版商张小波同样在微博就陈村替儿子写小说的话题开骂。双方的对话不忍直视,不仅直奔下半身,陈村的“残疾”和张小波“坐过牢”的隐私,也被拿来消遣。古语说打人不打脸,但现在别处不打,就偏往脸上啪啪啪。

除了这种重量级“骂战”,2014年,小打小闹也从没消停过。自视甚高的大V们说不上几句话就要开骂,甚至约架,电光火石,怨气重重,有如泼妇骂街。

有人拿“文人相轻”来总结战后的一地鸡毛,可山东大学博士、《山东文献集成》编者李振聚并不这么认为,“文人争论由来已久,可文人的问题,得用文人的方法来解决,即便骂人也得有学问。”

文人骂战

打脸不够 对攻下身

本报记者 陈玮

现代著名散文家梁实秋曾撰写《骂人的艺术》,他认为骂人是一门高深的学问,必须知己知彼、适可而止,态度镇定、出言典雅。

而梁实秋也确实就这么骂。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鲁迅和梁实秋就翻译的性质问题展开论战,双方拿出理据,有力辩驳,说到肝火处,鲁迅撰文称梁实秋是资本家走狗,梁实秋马上回敬一枪,“《拓荒者》说我是资本家的走狗,是哪一个资本家,还是所有的资本家?我还不知道我的主子是谁,我若知道,我一定要带着几份杂志去到主子面前表功,或者还许得到几个金镑或卢布的赏费呢。”话说得幽默,却未失颜面。

想到去年年底,北京电视台台长王晓东去世,与其交恶已久的郭德纲拍手称快,方舟子与韩寒论战甚至对簿公堂,不禁感慨岁经百年,斯文扫地。刘宜庆说,自古以来文人自视甚高,所以相轻,倒也正常,比如章太炎论得急了,能跑去报馆打人,可情绪失控,要以礼为节制。“文人之争原是缘起学理之争,思想之争,但是家学文脉随着新文化运动以及对文化的破坏,导致文化积淀和涵养也被破坏。”李振聚说。而刘宜庆认为,“文革”中的语言暴力并没有得到及时清算,再加上注重市场经济的发展,以及网络时代的到来,这种语言暴力蔓延,在侵蚀文人的同时,也在侵蚀着所谓的“礼”。

在骂战愈演愈烈之际,肖鹰干脆把皮球踢给了媒体,认为原属个人争议,但被媒体炒作为“骂战”。可侮辱性的言辞和互相揭短的往来,即便不冠以骂战的名头,也没有什么光彩。文人争论,应有气量。比如左思做《三都赋》,陆机讽其不知天高地厚,左思不辩解,待作品写出后,令陆机汗颜。如做不到气度,至少要好好说话。

“言语不合或观念不同,大不了学管宁割席断交,割袍断义,非争不可,也要以理服人。”李振聚说,“争论应该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比如百家争鸣、新文化运动之争,科学与玄学之争。”

所以呢,有话要好好说,尽量别带着意气或者专门揭短打脸,一句话,对事不对人。别误会,这话说的不是文人,是说给咱们自己听的。



本版漫画/晓莉

文化人

齐鲁晚报

B04

文化十大批判

编辑:陈熹 美编:石岩
2014年12月28日 星期日 组版:韩丹